



舞马长枪 / 著

天灵地宝

遗落在人世间的天灵地宝无数，只有那些拥有相灵术的高手，才能找到它们……本书惊险场景不亚于《鬼吹灯》，悬疑程度不逊于《盗墓笔记》。

古吴轩出版社



天灵地宝

舞马长枪 / 著

古吳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灵地宝 / 舞马长枪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733-624-2

I. ①天… II. ①舞…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8508号

选题策划：方模启

责任编辑：王 琦

见习编辑：韩桂丽

特约编辑：张 微

封面设计：零三二五艺术设计

书 名：天灵地宝

作 者：舞马长枪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gxwxcbs@126.com
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720×1000 1/16

印 张：18.25

印 次：2011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624-2

定 价：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80497836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赤血宝蟾	005
第二章 失手	010
第三章 老羊倌	015
第四章 采药	020
第五章 牵羊术	025
第六章 天灵地宝	030
第七章 灾兽施即	035
第八章 狗宝	040
第九章 江湖春点	045
第十章 乾坤汤	050
第十一章 圈羊	055
第十二章 不速之客	060
第十三章 入伙	064
第十四章 山猫	069
第十五章 脱衣筢	074
第十六章 太行山	078
第十七章 千年蝙蝠	082

第十八章 女人笑	087
第十九章 夜猫子	092
第二十章 大胡蜂	097
第二十一章 眼睛	102
第二十二章 蛇雾	107
第二十三章 雪地龙	112
第二十四章 纸团	116
第二十五章 摆天荒	121
第二十六章 勾魂虫	126
第二十七章 燕子躡云	131
第二十八章 降龙	136
第二十九章 土筢子	141
第三十章 赖虫	146
第三十一章 憨八爷	151
第三十二章 花绳	156
第三十三章 青蝎子	160
第三十四章 绊脚	164
第三十五章 引魂香	169
第三十六章 灯笼	174
第三十七章 棺材兽	179
第三十八章 疑团	184
第三十九章 妖面蝙蝠	189

第四十章 溶洞	193
第四十一章 草别子	198
第四十二章 鼠桥	203
第四十三章 蜘台	208
第四十四章 冻尸	213
第四十五章 盲眼石龙	218
第四十六章 千岁夜明砂	222
第四十七章 酬劳	226
第四十八章 羊印	231
第四十九章 山货庄	236
第五十章 熊瞎子岭	241
第五十一章 牵羊	245
第五十二章 林麝	249
第五十三章 蚀蚁	253
第五十四章 仙草	258
第五十五章 香囊	263
第五十六章 蟾影	268
第五十七章 白羊印	273

引子

世间从来不缺少“天灵地宝”，只不过能寻到天灵地宝的人就是凤毛麟角了。

有阴必有阳，有圆就有缺，外八行里自古就有着这么一伙人，南方称为“懃宝”；北方称为“相灵”；民间则多称为“牵羊”，把这种人统称为“羊倌”。

这些人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或是游走于名山大川之中，或是流连于郊岭荒原之外，行踪飘忽不定，行事神秘诡异，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些“天灵地宝”。

找宝与取宝的方法，南北不尽相同，手段上也是各有千秋。

请记住，这只是一个故事，就从一个老羊倌说起……

第一卷

赤血蟾衣

【第一章 赤血宝蟾】

三十年前，葫芦头沟。

夜深人静，月光如镜，虫鸣蛙叫声此起彼伏。

一片杂草丛中蹲着两个人，一老一少，表情凝重专注，也不说话，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那条小河沟。

年纪大的约有六十多岁，年轻的也就二十岁刚出头，他们年龄虽然相差悬殊，但是两人的穿着打扮却几乎一模一样。

两人上身都只穿了件紧身的背心，脚下蹬着一双高帮黄胶鞋，打着绑腿。身上斜背着一只鹿皮兜子，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都装些什么东西，右手戴着一只皮手套，手套的长度超过肘部一大截，快到了腋窝。这么热的天，这身打扮，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水沟边的蚊子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铺天盖地。不过这一老一少虽然都只穿着背心，赤裸着胳膊，身上竟然一只蚊子也不落。更奇怪的是，蚊子见了他们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只在距离他们两米远的上空盘旋着。

从天黑到现在，这爷俩已经蹲四五个小时了，这么长时间里，他们愣是纹丝不动，一声不吭。

终于，年轻的有些沉不住气了，压低声音问：“师傅，今晚是不是又白等了，能来吗？”

老爷子微微侧了下头，手指放在唇前冲那年轻人比划了一下，示意他



不要再说话。

年轻人吐了吐舌头，转过头继续盯着水沟，不敢再言语了。

足足又过去了半个钟头，突然，水沟那边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叫声。

“咕……咕……”

声音低闷如雷，有点儿像是牛叫，又像是小孩子在哭。在这幽静的深夜里，声音传得很远。

这一老一少赶紧把身子又往下压了压，屏气息声，眯起眼顺着草缝小心地往对面看去。

前方五六米处就是那道小河沟，水不深，刚没脚踝，哗哗的流水声在夜里听起来，并不觉得悦耳动听，相反倒是显得有些聒噪。

顺着那咕咕的叫声，爷俩终于发现了水中一块平整的石头上，趴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头部尖尖、腮部鼓鼓的，仰头冲天，在那儿时不时地叫唤着。

老爷子小心地向那年轻人打了个手势，然后慢慢地从身边摸起一根竹竿，一点一点地往前倒腾，速度就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好像生怕惊动了那东西。过了好半天，总算是把竹竿搞腾到了面前，然后又小心地把竹竿高高扬起，像钓鱼一样，对准了那个东西，调好了角度。

月光一晃之下，这才看清，在竹竿的顶部竟然系着一根透明的鱼线，鱼线足有两米长，尾端坠着一块铅制的牙膏皮，底下并没有拴鱼钩，而是绑着一捆点着的香头。这种香就是平时上贡用的香，几根香捆在一起，能有小手指粗细，红红的香头在夜空中显得极为扎眼。

竹竿慢慢地摇来摇去，鱼线上系着的香头也在空中划动出一道道轨迹，像是鬼火一样，忽明忽暗，飘忽不定。

说来也奇怪，蹲在石头上的那东西本来一动不动，可是竹竿在它面前晃了没有多大一会儿，那东西竟然慢慢地掉转过头来，盯着那摇动的香头，脑袋渐渐地跟着晃了起来，晃着晃着，它就慢慢地从石头上爬了下来。

刚才那东西一直隐在树影中，也看不太清楚。这一爬出来，借着月光倒是看得真切，竟然是一只超大号的癞蛤蟆。全身火红如血，背上一层细密的疙瘩，大的有指甲大小，小的如同米粒，疙瘩顶端分泌着白色的脓水，看着就让人恶心。

步地爬了过来，看着让人头皮发麻。

眼见这只大癞蛤蟆渐渐地脱离了水面，被引诱到了岸上，老爷子赶紧冲那年轻人使了个眼色。

年轻人体形消瘦，个头也不高，见老爷子放出了信号，赶紧猫着腰，小心地绕过草丛，从后面包抄了过去。

随着那根带着香火头的竹竿不停地摆动，那只大癞蛤蟆不知不觉得追着香火头爬到了岸上。老爷子面露喜色，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回收竿，随着手中的竹竿越来越收到身后，香火头也越来越近，眼瞅着那只大癞蛤蟆就快要到眼前了。

而那年轻人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水沟边，从随身的鹿皮兜子里翻出一只瓷瓶，拧开盖子后，把瓶子里的粉末沿着河岸撒了长长的一道线，在月光的反射之下，泛出点点白光，有点像是粗粒的咸盐，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等到这边弄好之后，年轻人直起腰来，右手高高举起，立掌指天，左手握住右手的手腕，冲着老爷子打了个奇怪的手势。接着他又从包里掏出件东西，和捞鱼的网兜差不多，前面是铁丝做成的三角形的网口，后面是用麻绳编好的网兜，组装好事先预备好的木杆后，他双手紧握着木杆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伸去，从后面把网兜口慢慢地向那只癞蛤蟆靠近，眼看着越来越近，几乎就要挨到那只癞蛤蟆的屁股了。

老爷子猛然间把手中的竹竿往上一拉，香头嗖地一下飞向了空中。随着这突然飞起的香头，那只体形硕大的癞蛤蟆后腿一蹬地，竟然也是腾空跃起，跃起足有一尺来高，把这一老一少都吓了一跳。

老爷子赶紧冲年轻人喊道：“四喜子，看准了，接住！”

叫四喜子的那个年轻人紧张地点了点头，眼睛瞪得像灯泡似的，死死地盯着那只跃起的癞蛤蟆。

眼看着那只癞蛤蟆在空中跳到最高点后明显一滞，接着就带着风声又落了下来，四喜子紧张得手心都冒了汗。他屏住呼吸，把网兜端得四平八稳，就听嗖的一声，那只大癞蛤蟆直直地跌入了网兜。

四喜子手脚极为麻利，见癞蛤蟆入网后，手上一翻个儿，直接把网兜口朝下拍在了地上，紧紧地扣住了那只癞蛤蟆。



老爷子不敢怠慢，赶紧从草丛中跃出，打开手中的瓶子，绕着网兜划了一圈，把里面的白色粉末撒了厚厚的一圈后，这才如释重负，冲四喜子咧嘴笑了笑，用手轻轻比划了一下，示意四喜子可以把网挪开了。

四喜子屏气息声，慢慢地把网兜收了起来。那只大癞蛤蟆见身上的束缚不见了，赶紧往外爬，可是前腿刚碰到那白色粉末，蓦地就冒出了一股白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的味道。

癞蛤蟆好像极其痛苦，当时肚皮朝上就翻了过来，紧接着两腿一撑，这才又翻了过去，局促不安地咕咕直叫。

眼见这只癞蛤蟆受制于圈中，这爷俩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顿时眉开眼笑。老爷子咧着嘴，自言自语道：“赤血宝蟾，追了好几年，总算是让我给逮到了！”

四喜子也咧着嘴笑个不停，看了一眼老爷子问道：“师傅，这玩意儿真那么值钱啊？咱们每到月圆时都在这儿蹲着，一晃都好几年了，今天总算是等到了。”

老爷子看了一眼四喜子，笑了笑，告诉他“这赤血宝蟾二十年变一回色，从淡黄色到金色，从金色到胭脂红，再从胭脂红变成朱砂红，最后从朱砂红到现在的赤血红，最少要百八十年才行。先不说这赤血宝蟾，就算是金蟾的蟾衣，那也是难得的奇材，可以起死人，肉白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而眼前这只，那就是无价之宝，只要把它出手，这辈子都够用了。牵了几十年的羊了，总算是牵到只‘红羊’！”

四喜子一听，兴奋得手舞足蹈，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老爷子喘息均匀后，不慌不忙地从随身的鹿皮兜子里掏出一轴普通的细线，挽了个“勒死牛”的绳扣，然后把绳扣撑开一些，拇指和食指捏住绳子的末端，慢慢地往下捻动放线。

这天正是满月，月光如银，亮如白昼，眼见那细绳越来越往下，就在这时候，一片乌云把月光死死地遮住了，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但见这老爷子闭左眼，睁右眼，右眼中竟然闪着一种特殊的幽光，显然根本就没被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所干扰到，仅凭着微弱的光线，依旧心平气和、稳稳当当地继续往下放着线绳。

这只赤血宝蟾可能是刚才有些折腾累了，黑暗中瞪着一双怪眼，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老爷子好像比它还有耐心，用手捏着那根细线，像是尊雕像一样，死死地盯着它。

【第二章 失手】

足足过去了十分钟，就在月亮要冲出云层的那一瞬间，那只赤血宝蟾显然是有些沉不住气了，身子微微地动了一下，然后猛地往前一跃。

毫无意外，身上又冒出了一溜儿白烟，就在它前腿一伸，准备要翻身的那一瞬间，老爷子的手往下一放，绳扣准确地套在了它的前腿上，然后迅速向上一提。癞蛤蟆就被吊在了空中，像是钟摆一样左右摇晃个不停。

这只赤血宝蟾显然不甘心，身子在空中乱扭，挣扎个不停。

这种叫“勒死牛”的扣子，下面一旦坠上东西，越挣扎，这扣子系得会越紧，细线都差不多能勒到肉里。

折腾了没几分钟，这癞蛤蟆也渐渐地老实了，伸直了四条长腿，挺尸不动了。

这只癞蛤蟆四腿伸直后，足有一尺来长，血红的肚皮，血红的后背，冒着脓尖的大疙瘩，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眼见这只赤血宝蟾到手了，老爷子长出了一口气，手上的绳子上下提了提，冲四喜子一比划，示意四喜子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收工。

四喜子也是喜不自胜，一晃在这儿蹲了好几年了。每年的六月至九月，每逢月圆之夜都全副武装地在这里蹲着，一蹲就是一整夜，为的就是这只赤血宝蟾。眼见多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他眉开眼笑地蹲下身来，收拾地上的东西。

月圆之夜，是阴气最盛之时，像这种有些道行的天灵之物，自然会觅机出来吸收月华之气。只不过这种东西灵性十足，稍有个风吹草动就不会出来，并且不断地更换采气的地点，所以无论是憋宝还是相灵，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为了件宝贝，花费几年工夫是常有的事，到头来还未必能成。

这次眼见捉到了赤血宝蟾，爷俩心里都很兴奋，这种宝物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一辈子也牵不到几个。

爷俩精神一放松，注意力自然有些松懈。这只赤血宝蟾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来一股怪力，突然将身子往下坠了两下，然后借着线绳微小的反弹力，身子快速地抱拢成团，直接就弹了起来，在空中突然转变方向，奔着老爷子的身上就反扑了过去。

这赤血宝蟾一身阴邪之气，全身剧毒，根本不能沾身，所以才会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它捉住。本以为它筋疲力尽，没什么能耐了，不成想却突然发难，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等到老爷子意识过来的时候，那只赤血宝蟾已经扑到了近前。

危急当中，老爷子戴着手套的右手食指和中指紧紧闭拢，往外用力一拨，左手一松，身子向后一仰，原地来了一个铁板桥，双手倒撑在地上，就势再往旁边一滚，总算是躲了过去。老爷子很利索地站起身来，此时已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而那只赤血宝蟾四腿刚一着地，咕地怪叫了一声，后腿一发力，奔着蹲在地上的四喜子就跳了过去，三跳两跃，越来越近。

四喜子对身后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根本就没有防备，眼瞅着这只赤血宝蟾就要跳到他的身后。

老爷子看见后，吓得失声大喊：“四喜子，快点闪开！”

四喜子一愣，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就见一道红影高高跃起，冲他的面门就扑了过来，他当时就吓傻了。

那老爷子情急之下，也顾不上别的，长臂一伸，身子往前一拧，伸出右手，眼疾手快，一把就攥住了空中的赤血宝蟾，手在空中急挽了两下，然后顺势就往自己这边用力地一拉。

虽然老爷子的手法迅捷，但是顷刻之间，老爷子就感觉手上一阵奇痛，